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四十三 經部

周禮訂義卷四十七

宋 王與之 撰

夏官司馬上

薛平仲曰春官掌禮所以為厚天下之仁禮不足而後政及之所以為正天下之義仁以起天下不忍不由禮之心義以制天下不敢不由禮之心政典所以有法於夏○鄭鍔曰夏者南方之時萬物相見之地於五事為禮夏官掌政欲見政出於禮之意○賈氏曰夏整萬物天子立司馬共掌邦政以平

諸侯正天下故曰統六師平邦國

王昭禹曰馬者甲兵之具王政所重故自夏官卿一人至中士十有六人皆以司馬名官○李景齊曰政莫大於軍軍旅之事以馬為急大司馬之職雖不言及於馬以名官觀之其意默寓若夫馬質校人圉師之類屬於夏官者馬政之詳可覆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鄭鍔曰注謂政者正也上之所以正下也夏官獨謂

政官司馬有九法九伐之制所以正其不正斯可謂之政矣王者之於邦國欲使各得其平司馬佐之以政則平也易矣然政以平邦國治職亦以平邦國何也治出於大宰則平之以道政掌於司馬則平之以政治典則平於順治之前政典則平於叛違之後○呂氏曰自夏后氏命胤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衆則邦政之掌於司馬舊矣國之大事何者非政獨戎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百為始

有所施是政之所從出天下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係焉其為政之大又不待論此戎政所以獨謂之政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王者用師之本旨特為邦國之不平者設耳

孫氏曰不曰掌邦兵而曰掌邦政政修則兵可不試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

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黄氏曰司馬置屬與五官稍異小司馬而下有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輿司馬掌車行司馬掌卒軍司馬兼掌之軍司馬如天官宰夫地官鄉師以軍名官其職可知○易氏曰魯會晉師于上鄭輿師受一命之服晉享六卿于蒲圃輿尉受一命之服所謂輿者車也晉作三行以禦狄其後晉中行穆子與無終及羣狄戰于太原毀車為行所謂行者徒也成周師田之法險野徒為主易野車為主於是設二司馬之屬專掌車與徒之任異於五官○李嘉會曰自小司馬以下皆不見其職掌豈用兵之時他

官兼權故職不見邪抑兵事尚密不當載之書邪二者皆是也先王不以兵機示天下五官治教禮刑事法無不著惟兵法不傳後世司馬法與孫吳尉繚等兼著皆先王所未有○陳君舉曰儀禮闕軍禮蓋司馬法即古軍禮也古者百五十五篇今亡其百五十篇以其有者求之必非衰世權謀變詐者所能為也而謂之司馬穰苴兵法非也

賈氏曰諸官皆云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百二十人

獨此言史胥徒多者司馬大總軍事尚嚴特須監
察故也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
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
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師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
皆上士二十有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
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薛平仲曰周官序官之例未嘗有序事之法惟司馬

所載制軍之事為詳而後官屬之緩急始次第而舉豈非兵者國之大事政典所用以平邦國者其規畫固當蚤正歟自調民之法立民之從事於軍者勞逸出入之相權而力常有餘矣於是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有不容損益者自制軍之數立國之有軍者内外輕重之相制而勢可得合矣於是王六軍以至小國一軍有降殺之踰倍焉軍有定制帥其軍者非威令素孚不行也於是大為之將而將皆命卿小為之

長而長皆上士有以定尊卑上下之志焉軍有帥則文移之往來政令之征召有不可畧於是一軍則二府六史十胥百徒有以爲文書調度之備焉舉軍政之要莫先斯四者先王規畫實爲之井井繩繩而不紊觀叙事之法可攷

黄氏曰凡制軍謂有征行之事則制之縣師所謂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鄉遂各爲一軍而都鄙不與及制軍或取於鄉或取於遂或取於都鄙或徴兵諸

侯所謂及師大合軍是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多則增隷孟津之會諸侯八百猶六師耳泰誓王乃大廵六師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平居民籍足充其數非天子命伐有司馬之法未嘗作軍也魯作三軍春秋譏之侯伯專徵兵諸侯亦分屬于其軍城濮之戰楚為三軍陳蔡屬右軍衛屬左軍蓋古法自軍將以下爵秩與鄉官同諸儒遂謂皆六鄉之吏非也伍兩卒旅師軍於鄉為比閭族黨州鄉於遂為鄰里酇鄙縣遂

遂之爵秩遞降於鄉一等邦國都鄙亦有鄉有遂其爵秩亦當有高下及在軍皆陞之使與六鄉等大抵軍吏無小大皆主號令當使其人尊敬之二十五人之長爵中士意可見藝祖階級之法與三代暗合伍皆有長不必盡有爵以此見不皆為六鄉比長䟽謂衆多官卑略而不言非也五人之長號令狹雖無爵可也衆多不置則或然官卑略而不言則不

李嘉會曰先王兵制自五人以上必用命士一人為

之長至二千五百人則用中大夫故一軍之間卿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二十五人上士百二十五人中士五百人下士二千五百人既是士大夫命士如此之多故各自愛不致冒昧邀功以自傷所以古者兵敗止曰敗績不至甚斬首也後世止以首級為貴可傷也伍皆有長不曰下士而曰長長則功罪皆有所歸

薛平仲曰軍將命卿其來尚矣啓於甘之戰乃召六

卿常武之詩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皆以卿而帥軍也經謂軍將命卿說者以為天地四時六官之六卿今攷六官中特司馬掌兵餘卿無與雖田役軍旅之事互見六官然特為治事條目云耳初非為軍將鄉大夫掌六鄉之政教禁令序官則曰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則鄉大夫亦謂之卿先王於六鄉之中設為六鄉亦於六軍之中設為六將無事之時總萬二千五百家為之長有事之際又總萬二

千五百人為之將帥此六軍之將則六鄉之卿非特此也以六鄉言之自五家之比積而至於萬二千五百家之鄉以六軍言之自五人之伍積而至於萬二千五百人之軍亦猶是耳五家比長以下士為之五人之伍其長亦下士則伍長者即向之比長二十五家閭胥以中士為之二十五人之兩其司馬亦中士則兩司馬即向之閭胥百家之旅師以上士百人之卒其長亦上士五百家之黨正為下大夫五百人之旅

師亦下大夫二千五百家之州長為中大夫二千五百人之師帥亦中大夫然則軍將之命即向之鄉大夫明矣惟鄉之政教禁令素行於無事之時而斯民之觀感甚深服從甚久一旦起而為軍而將軍者又前日之鄉大夫則前日觀感服從之人皆為今日死節犯難之事鄭氏謂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鄉以下使無官焉謂六鄉之吏無官可也何為復曰置選於六官彼蓋無一定之見豈知成周之

時六鄉六軍之無異官乎晉悼公時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司馬使訓卒乘

注以為軍將皆命卿猶有先王之遺意

愚按此說以軍將為鄉之卿固然謂命卿非王朝之卿恐未然古者徵兵不出境若以王朝六卿兼掌六鄉之軍何害至邦國之軍王制謂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一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經

以二卿皆命於君者注以為誤則命卿者非是命卿不使之將欲為將者皆出於天子所命之卿以見兵制雖備於邦國兵權不屬於私人此是聖人統御諸侯防患之深意

總論調兵

愚按天子諸侯兵制已見司馬序官惟周家起民為兵之制散見於經傳周禮亦無明說説家注解雜見於司徒司馬今併類聚于司馬序官云其一

小司徒大司馬所謂可任者家三人二人者也其二小司徒所謂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其三漢志司馬法所謂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者其四鄭氏注小司徒引司馬法成十百井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者

陳君舉曰司馬法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出馬一匹牛三頭是為匹馬牛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

盾具謂之乘馬然則小司徒所制大約民數以中家計之二家有十二人可任用者五人一井八家四十八人可任用者二十人司馬法謂甸出七十五人者蓋於一甸六十四井之中五百十有二家之內一千二百八十人可任用者擇七十五人備征伐籍於司馬○陳及之曰班固漢志謂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兵車萬乘是為萬乘之主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為五百一十二萬夫耕者五百一十二萬家以此夫家之衆而供萬乘之賦蓋七家賦一兵則是甸出七十五人亦七家賦一兵如司馬法之言無疑列國之賦皆

同此數

王氏詳說曰車一乘合士卒七十五人則一卒所餘在後卒復以五十人合二十五人為一車之士卒則所餘五十人又在後車凡三卒四乘三旅為車二十乘三師而車百乘三軍而車五百乘六軍而車千乘此車人參兩以相糾聯之法

愚按司馬法天子地方千里出車萬乘令六鄉之車已及千乘總王畿之内可具萬乘而有都鄙采

地天子六軍出於六鄉故千乘因是推之諸侯三

軍止及三萬七千五百人有車五百乘司馬法云

千乘者亦此意也故說者謂五百乘三鄉所出千

乘闔境所出

陳君舉曰司馬法又曰井十為通通為疋馬三十家

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萬家革車百乘

士千人徒二千人與前數差錯者前言總籍民兵今

言謂發民兵前言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今言井十為

通促零就整以什起數耳田制以八家為井起筭兵制以十人為什起筭各從其冝前四丘為甸為六十四井五百十有二家其籍於司馬者七十五人今通十為成加三十六井二百八十八家則一成之中百井八百家調發者止三十人以中家計之百井八百家約為丁四千八百人堪任使者二千人籍於司馬者四百人有竒四分當兵之數發其一分之强故八百家止言三百家番休者常五百家可見周家優

民之至○陳及之曰司馬法言通十為成者亦併其地言之於一成百井之中三分去一只有六十四井成地與甸地等耳何以明之左氏記少康在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旅五百人一成之田百井夏氏地政三分去二而治其一則可耕凡三十三井井九百畝除廬舍百畝而十六家耕之孟子謂夏后氏五十而貢則頒田以五十畝為制如此則三十三井凡耕者五百二十八家家各賦一人舉其全數而用有衆一旅由是言之則通十為成者亦併其地言之若然周制於六十四井之中五百十有二家之內每七家賦一人凡七十五人故曰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額調發從軍則十七家而遣一人凡三十人故曰成百井士十人徒二十人而言三百家者蓋一人行而十家合資之則行者三十人而三百家被其征調也故五百十二家止言三百家餘二百十二家又留以須後如是則兵籍甚具行者益少所以壯

國勢休民力及其後王制敗壞遂以甸出七十五人者盡調發之晉之成縣縣方百里而出革車百乘孫子謂興師百萬日費千金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是一人行而七家奉之或者見此以為先王之制則失之

陳君舉曰周制每一車七十五人今甸出長轂一乘而止發三十人無乃車多而人少乎曰古者軍行凡革車一乘七十五人之外又有重車一乘載衣糧之屬其士卒則有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炊子家十人凡二十五人與正車為百人又備副車

為補闕是車不得不多以一同之地論之車百乘士三千人每革車一乘重車一乘通百人則三千人凡用車六十乘餘四五百人今依司馬法籍者七千五百人調者三千人若是差舛何也曰大國三軍蓋天子六鄉之地每家賦一人以足三軍之數取其近地為之以為國家武備若其調發則依司馬法之制

又曰古者五侯九伯專征而諸侯皆共四方之事纖兵不出衆詩文王出車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

子所謂我來矣幽王大東漸漸之石為東勞西逸而有不遑朝處之歎更以周官司馬法參考王有四方之事則冡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不道征之以某年某日師至於某國小宰掌其戒具虎賁氏奉書以牙璋發之詩常武王命卿士太師皇父整我六師冡宰也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小宰戒司馬出征也程伯時為司馬然則徵兵不遠征故劉文公平丘之會對晉人曰天子之老請

率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至平王東遷以王人戍申甫而楊之水始刺之矣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陳蔡衛之兵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王人會伐屢矣左氏未嘗見王師之出惟敗績茅戎王師自出春秋譏焉至戰國時京師益弱諸侯強大往往猶畏之西周武公告楚猶曰一周當二十晉不百韓不足以伐周說辭雖或過實而事情亦略可據赧王伐秦尚從銳師以此知畿兵不用其力尚寛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

賈氏曰此九灋以下皆言邦國以施於諸侯為主○鄭鍔曰九灋皆佐王平邦國之典然建牧立監太宰之事設儀辨位大宗伯之事制畿封國大司徒之事大司馬之所謂建者特明其法以布告之○鄭康成曰平成也正也○愚按平字已見太宰解○王昭禹曰平邦國使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以九伐所以正之等之作之維之糾之任之用之安之和之如此茍戾乎此然後九伐施焉則王之平邦國豈遽加以刑辟之威

易氏曰言佐王以統御諸侯之權實天子之所自出

制畿封國以正邦國

陳君舉曰九畿九服周制也要之法度所及止於六服書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其朝貢盡如禮止於五服書云六年五服一朝是也○鄭康成曰封爲立封於疆爲界○鄭鍔曰制畿封國者下文所謂侯畿甸畿男畿以下是也既制爲九畿之域乃於其中或封爲五百里之公或封爲四百里之侯或封爲三百里

之伯或封為二百里一百里之子男唯畿有定域國有定制則遠近不相侵小大各相比邦國可正

設儀辨位以等邦國

鄭康成曰儀謂諸侯及諸臣之儀辨别也别尊卑之位○鄭鍔曰設儀者自上公九命以至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或以九或以七或以五為節是也既設為九等之儀因其儀而為之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以至子男同一位儀見於設飾之間而有

隆殺位見於著定之際而有高下其法已定則等差以明名分以敍邦國可等

進賢興功以作邦國

鄭康成曰興猶舉也作起也○王昭禹曰作興詩所謂遐不作人書所謂作新民者同○鄭鍔曰見於德行之謂賢見於事業之謂功賢可尊也受七命者進為八命之牧受八命者進為九命之伯功可錄也或加之以地或進之以律進其賢者則不賢者自礪興其功者則無功者知奮邦國

可作

建牧立監以維邦國

鄭康成曰此即大宰建其牧立其監○林椅曰監乃屬長連帥之比

○王昭禹曰九州之牧建之於上使有所統諸侯之

監一國者立之於下使有所承則萬國由此而相比

維與詩所謂紼纚維之同○鄭鍔曰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是之謂牧天子

使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三人是之謂監既建

其牧又立其監大邦小國綜牽繩連各相繫屬邦國

可維

制軍詰禁以糾邦國

鄭康成曰詰猶窮治也糾猶正也○賈氏曰制軍上文大國三軍等是也詰禁者士師有五禁天子禮諸侯亦當有○王昭禹曰詰禁以施於國或施於軍或施於刑或施於誓隨事以言詰之○黄氏曰軍禁即布憲刑禁康叔為庶殷長成王命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臬讞也言外諸侯以刑獄讞於牧長而為之師使庶殷刑罰有倫也是詰禁為牧長之職○鄭鍔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無以妾為妻是謂詰禁有軍以糾其亂有禁以詰其違則邦國可糾矣○李嘉會曰有軍有禁當審所輕重而行之禁施於前軍

用於後必曰誥者誥其禁之不行則可以用兵矣

施貢分職以任邦國

王昭禹曰貢以物言施貢則各以其所有職以事言分職則各以其所能施貢以任其財分職以任其力此之謂任邦國。鄭鍔曰侯貢祀物甸貢嬪物男貢器物采貢服物是謂施貢甸服者日祭侯服者月祀賓服者時享要服者歲貢是謂分職貢已施則土地所有不敢不入職已分則職事所效不敢不共則邦國可任矣

簡稽鄉民以用邦國

王昭禹曰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所以處民也簡選也稽攷也簡其強弱稽其多寡然後衆可用。林椅曰稽其數而簡其可任者師田以閱之故曰以用邦國。鄭鍔曰王國簡稽六鄉之民以為軍旅諸侯之國蓋亦同之特無六鄉書曰魯人三郊三遂既有郊法則簡稽其民而用之可也有民斯有兵有兵斯有節邦國可用。黄氏曰邦國民籍皆在司徒軍籍皆在司馬鄉民其精兵也即其籍稽而用之三代中外皆有精兵無過防偏失之患所恃者其兵皆知仁義禮樂之訓不可與為亂而

已○林椅曰簡稽之法具於鄉遂師田之賦令於司馬作於縣師蓋於其比聯可以稽其可任之數至車乘之政必立甸合而後卒伍具

均守平則以安邦國

鄭鍔曰城郭溝池任其萬民使其守禦無使國大而所守者狹國小而所守者廣匡人達法則以匡邦國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無使職貢宜輕者或過乎則宜重者或不及乎則守均則力不困則平則心不疑而邦國可安○王昭禹曰諸侯為天子守土則均守者均其地守也匡人達法則正邦國則

平則者平其八則也都鄙非無守也以邦國為主邦國非無則也以都鄙為主地守既均則遠近無相侵奪之患八則既平則高下無或借忒之愆邦國於是安而無危

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鄭康成曰比猶親使大國親小國小國事大國相合和也易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鄭鍔曰大國恃其強足以吞併小國忘其微敵於倔強使大者不恃其強而絕之小者能盡其禮以承之則邦國可和

總論

孫氏曰天官經理邦國者也故曰治夏官董正邦國

者也故曰政司馬統六師則九伐之法莫先焉先王
姑後之首欲建邦國之九法何也蓋九法皆政之大
者所當修明於國家閒暇之時九法常明諸侯皆歸
於康樂和親之域奚以九伐爲九伐特不得已而用
之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

鄭鍔曰諸侯有罪輕重不一至用兵以誅討之必聲
其罪左氏曰有鍾鼓曰伐言聲其罪也○賈氏曰下

文惟賊賢害民言伐此總言伐者皆以兵加其境

馮皮冰反弱犯寡則眚所景反之

鄭康成曰馮猶乘陵也言不字小而侵侮之○鄭鍔曰王氏本注說眚字謂絀其爵命削其土地使強更弱衆更寡若人之眚瘦然未免與下文削之相似眚宜如易有眚災之眚用兵治之使若眚災然不能逃其患也○李嘉會曰眚之謂宣揚辭令以明其惡使之自眚

賊賢害民則伐之

鄭鍔曰伐如伐木之伐去其根本勿使再生之理賢足以長民賊之是不義民者邦所恃害之是不仁聲罪而伐翦夷去之

暴内陵外則壇之音善

鄭鍔曰暴内則為惡於國中陵外則肆侮於四鄰不可以為君宜除而去之如除地為墠之壇○鄭康成曰壇讀如同墠之墠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置之空墠以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劉執中曰壇者時會發禁以誅之也

野荒民散則削之

鄭鍔曰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為諸侯者有田野不能治至於荒蕪有人民不能聚至於離散則不能保有其大也故削之使小如漢削諸侯王郡是也譙郡張氏曰先王知禮義本原起於稼穡之際故於農事常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臣工之詩因其歸而戒以農事由此故也先王巡四岳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於土地辟田野治其

罰始於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於田野之政先王之意可知矣

負固不服則侵之

鄭康成曰負猶恃也固險可依以為固也不服不事大也○鄭鍔曰侵如侵于之疆之侵說者以為粗曰侵又云淺曰侵謂畧以兵加之葢恃險者必坐而困敵國攻險者必至於多殺人侵之以兵使知險之不

足恃乃控制負固之良策

賊殺其親則正之

鄭康成曰正之者執而治其罪王霸記曰正殺之也

○鄭鍔曰正者正也親親之道以三為五以五為九序定其昭穆之等執而殺之可也衛侯殺其弟叔武賊之殺之則是不知有人倫者也正者明其尊卑之序定其昭穆之等執而殺之可也衛侯殺其弟叔武晉人執而歸之京師盖以正賊殺其親之罪也而徒用醫衍酖之失先王正之之法矣

放弒其君則殘之

鄭康成曰放逐也殘殺也王霸記曰殘滅其為惡

犯令陵政則杜之

鄭康成曰令猶命也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鄭鍔曰以諸侯而抗天子之命陵政者輕政法不循也○鄭鍔曰陵政以諸侯而侵天子之權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

外內亂鳥獸行下孟反則滅之

鄭康成曰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於禽獸不

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曲禮曰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劉執中曰滅者斷盡其根使不生

總論

鄭鍔曰當其盛時制為九等之名以治輕重之罪其數若此

李嘉會曰九法九伐必曰九取陽剛而不屈也

林椅曰邦國之事不屬之司馬則屬之司寇如九法九伐職方氏之類見於夏官掌客司儀行人之類見

於秋官者司馬將以施邦國之政職司寇之詰邦國無非糾而合之也若上無政刑雖曰封建其能安且治乎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

鄭康成曰以正月朔日布王政於天下至正歲又縣政法之書○愚按餘說見天官

易氏曰政謂九法九伐之類布於邦國都鄙可也萬

民何與焉聖人惟能合民之情內外遠近通行無間

而後可以言政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鄭康成曰畿猶限也自王城以外五千里為界有分限者九○鄭司農曰春秋傳曰天子一畿列國一同詩殷頌曰邦畿千里○王昭禹曰九畿又謂九服畿言其有界畫服言其服王事○鄭康成曰籍禮差之書○黄氏曰政職司馬政典所當奉行者也其主在兵故令賦在其下○鄭鍔曰政職者歳事之常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則政職之施本於大宰乃使大司馬以九畿之籍而施之者先王之意以為列天下為九畿載於籍以為典故施

之以職使奉承而無替不可不使畏王朝之威也德以懷之故大宰九貢可使之自至威以服之故司馬九籍可使之不違

賈氏曰侯候也為天子伺候非常○王昭禹曰以言扞外而敵內甸者為天子治田以出賦貢○王昭禹曰以言井牧其地什伍其民男者任也任天子之職事○鄭鍔曰言於此建子男之國采者采取美物以共天子○鄭鍔曰天子千里之外曰采地衛者為天子衛守蠻者縻也以近夷狄縻縶之以政教○鄭鍔曰蠻之為言緡也遠王國者羈縻

之足矣自此巳上六服是中國之九州自此以外是夷狄之諸侯此蠻服與大司徒要服亦一也要者要束以文教也夷者以夷狄而稱也○鄭鍔曰夷之為言易也又其遠者當以簡易之道處之鎮者去中國稍遠理須鎮守也○王昭禹曰鎮如四鎮之鎮以安鎮中國為主稱此三者總號蕃服故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王昭禹曰自侯畿至衛畿謂之中國所謂疆以周索也自蠻畿至蕃畿謂之四夷所謂疆以戎索也○陳君舉曰曹去王城八百里乃為甸服鄭去河北容縣百七十里乃為男服曹順

沠極便鄭有城北虎牢之險然則五服惟以便不便為義非若畫為碁局然也○王氏曰方千里曰畿則禹貢所謂甸服也甸服面五百里則為方千里矣其外侯畿甸畿禹貢所謂侯服也又其外男畿采畿禹貢所謂綏服也又其外衛畿蠻畿禹貢所謂要服也又其外夷畿鎮畿禹貢所謂荒服也又其外蕃畿在禹貢五服之外○易氏曰此言外方五百里則以方言之非言面也以方言之是每面面二百五十里兩面之方為五百里自侯畿至蕃畿通為

二千五百五十里兩面相距通為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通為五千五百里其增於禹者五百里之蕃服耳然周之蕃服雖不列於禹貢九州之外而禹貢九州之外或建五長東漸西被即成周蕃服之域是周之蕃服其名雖增於禹而地未嘗增也○陳及之曰周九州之間雖方七千里大槩與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并言之其實諸侯封守之地不如是廣也然必兼夷狄言者以見當時王化所被者廣九

州之間悉同貫利悉奉正朔朝貢與内諸侯無異故職方氏并言之或者泥大行人之說謂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自要服以上朝覲有常節貢賦有常職為内諸侯無疑也不知大行人亦要言之耳非必九州之内皆諸侯九州之外皆夷以王制考之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常山凡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是天子壤地之實其間亦有戎狄錯居其間如魯徐戎之類是又荆楚之地在江漢

之間自楚以南悉百越之地而衡山在楚之極南安在天子之封内邪推一邊而言則四旁可知矣○唐氏曰先王畿次内中夏外夷狄雖一視同仁必篤近而舉遠至畫為九服要荒在外為之限禁其來有時所以固封疆之守遏侵軼之漸自堯舜三代所不廢也○愚按餘說見職方氏

林椅曰司馬制軍而建國之法具焉蓋文王演易箕子明疇其營國營軍同一法也故韓宣子適魯見易

衆與魯春秋知周禮之在魯且以七萬五千人隨方圜曲鋭可以應敵而不亂則分為九州輪為九畿自百里以至五百里之分宜無不齊則兵者政之所自出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李嘉會曰司馬令賦必兼地與食言之酌民之力而

後令之也故曰可用之數○黄氏曰軍賦小司徒令之大司馬又令小司徒掌民事通于軍賦大司馬掌兵而軍賦所出不可以不知言凡自鄉遂達於邦國都鄙矣康成獨言令邦國之賦非也六鄉亦以地之𡙇惡人之多寡授田鄭獨曰如遂亦非也國野賦税異制而百畝之利必均上中下地𡙇惡雖不等而以易田均其力故其歲入多寡亦不甚較據百畝計之上地入雖多而食者衆故為三之二中地食者少故

為半下地食者益少故為三之一令賦必先使民食
不闕而後共賦先足其食而後餘用取具焉故曰必
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司馬主賦而民
食先之異乎後世之為兵矣○鄭鍔曰說者謂上地
中地下地非上農夫下農夫也以中等寄明上下之
義耳上地者中地之上中地者中地之中下地者中
地之下家八口以上則授上地上地乃有田百畝萊
五十畝故得以食其半一人為家長可任者當二家

五人此云上地食者三之二既非八口之上地矣又家出可用者三人又非八口共出七人之數故說者言用中等以寄明上下之義以爲諸侯之國其制然也司徒言可任者以力役爲主此言可用者以用兵爲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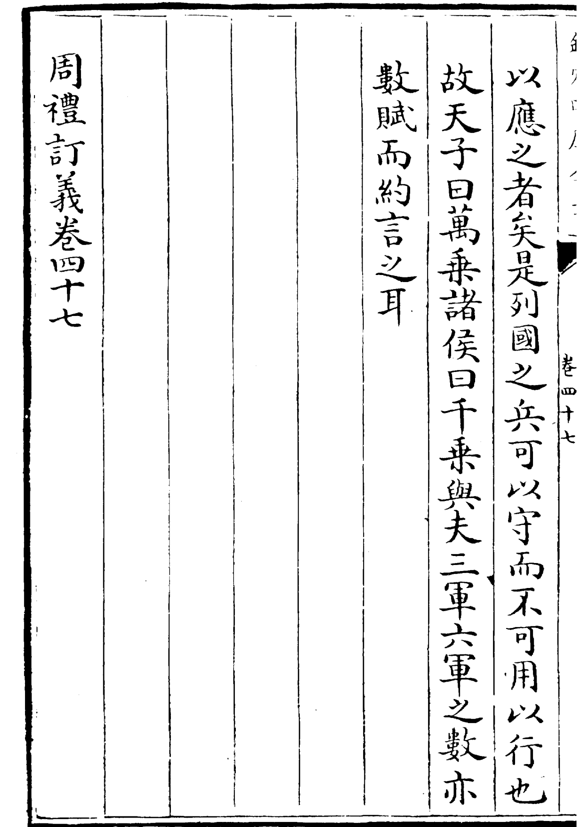
劉氏曰小司徒均土地稽人民周知其可任之數蓋與此同而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羡唯田與追胥竭作則司馬令賦以地與民制之者竭作

其羡于四時之田也或家三人或家二人或二家五人皆所以教之戰也伍兩卒旅師軍為正兵者鄉遂十有五萬人而羡卒在外郊野都鄙之兵又在其外莫不軍制其師師制其旅旅制其卒卒制其兩兩制其伍而大司馬總兵軍而律以為用也既習之以田獵又試之以追胥馳騁之而隊伍罔差發刺之而進退用命為其可以起六軍而行九伐也則家選一人而精強可獲矣軍無闕數戰無敗軍由教之者衆而

用之者寡焉聖人之慮精密如此此司馬所以肅諸侯而正邦國也乃因四時之田以教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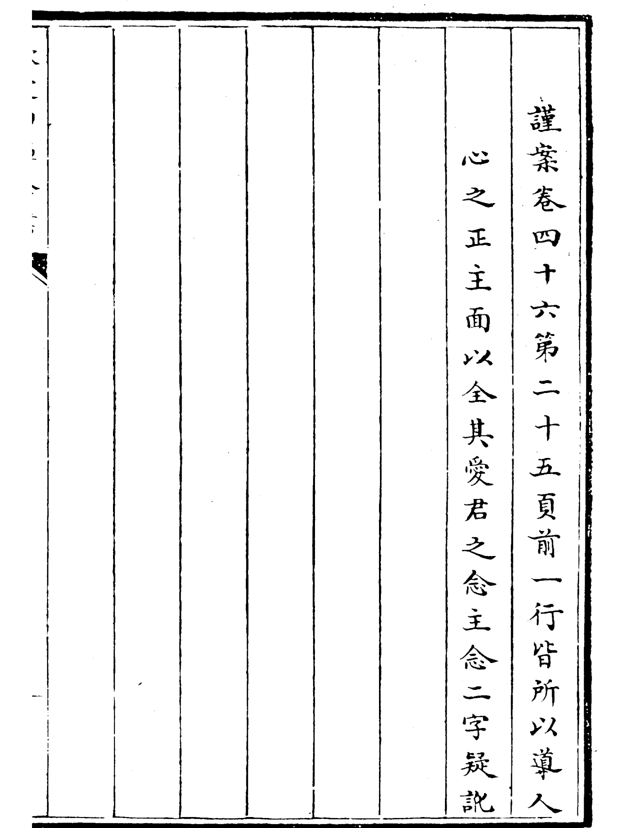
林椅曰制軍與令賦自是二事制軍以夫家衆寡爲之施舍令賦視其地之可任之數且如一軍萬有二千五百人通以工地豐年計之役之三月而畢計當可任者一百十二萬二千人蓋力政財政自是二事故也嘗疑王畿千里故天子六軍千里之地以封公者四而大國三軍是十有二軍也況小大之國參錯

而居則舉一州之兵不啻倍天子之軍則封建為不利於王也又國益小而賦役益繁則封建為不利於民也然當時行之後世頌之何哉蓋制軍以命卿命卿所以簡習其民耳上地可任者家三人豐年公旬用三日是一百十二萬二千人之賦可役萬有二千五百人三月而畢故侯國之兵不自用亦不足用也五伯之盛非得列國之兵則不能成兵車之會至其盛者亦不過成師以出其受伐者則有悉境內之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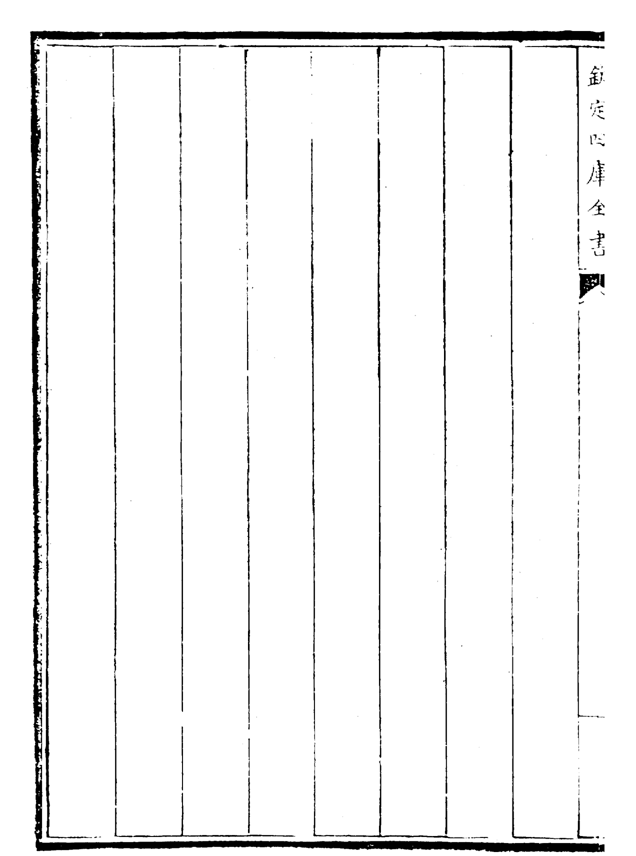


以應之者矣是列國之兵可以守而不可用以行也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與夫三軍六軍之數亦數賦而約言之耳

周禮訂義卷四十七



謹案卷四十六第二十五頁前一行皆所以尊人心之正主面以全其愛君之念主念二字疑訛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魏綿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四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四十四 經部

周禮訂義卷四十八　　宋　王與之　撰

中音仲下同春教振旅

鄭康成曰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春習振旅兵入收衆專於農○王氏曰春陽用事非兵之時○鄭鍔曰是時兵當藏也

王昭禹曰振如振領之振振而整之也方其出則治之以行陳之事均服同食以一衆心無暇整其儀飾

及其入馬明尊卑辨貴賤此所以整之也○黄氏曰四時之田先教振旅王者之兵出於萬全○李嘉會曰一歲之功必因春之興作發生而後萬物成振旅必於春示一勞而永逸也

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直覲反下同如戰之陳

鄭康成曰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賈氏曰熊虎之旗○鄭鍔曰司徒於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六鄉之民遂人於起野役以遂之大旗致六遂之民民之

目熟於熊虎之狀久矣及是時鄉遂之官致之而來司馬亦以旗致之因民之所習熟者使之易知爾王昭禹曰田獵所習無非軍事故平列陳如戰之陣平者高下如一之謂○易氏曰合其衆以成列陳其列以為陳○王氏曰雖如戰之陳而平列陳則無事於戰矣

辨鼓鐸(直各反)鐲(直角反)鐃(女交反)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扶云反)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徒兮反)旅帥執鼙(薄兮反)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

賈氏曰春夏秋各教其一必春辨鼓鐸者○鄭鍔曰春陽用事雷始出地於卦為震而鼙人冒鼓必以啓蟄之日教以此時從其類也○黄氏曰有節制而後能勝金鼓所以節制也故於教振旅辨之王雖親征六卿分將元帥居中甘誓常武城濮陳有古法

鄭鍔曰路鼓四面之鼓王於軍中自鼓軍事宜執鼖鼓乃使諸侯執之自執路鼓何邪王道之大無所不通以道統衆不必自執軍中之事○李嘉會曰路鼓不類大常非軍事

所宜用蓋象人君聲教當四達而無閒 諸侯從王欲使軍將以下皆聽命故尚之於諸侯○王昭禹曰鼓之大謂之鼖諸侯以敵王愾為事則執賁鼓○鄭鍔曰軍將者卿六各為一軍之將○王昭禹曰晉以進為義將以統衆而役敵有進而已故執晉鼓○鄭司農曰提讀如攝提之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謂之提○項氏曰提鼓之有柄者○鄭鍔曰使師帥執之者五百人之衆左提右挈在掌握之意○陳氏曰鼙應鼙也大鼓謂

之鼖小者謂之應○鄭鍔曰旅帥視師帥為卑故執鼙者鼓之小而卑者也○項氏曰鼙以令鼓故旅帥執之

王昭禹曰軍法自旅而上然後有旗以非旗不足以指麾故也自旅而上然後有鼓以非鼓不足以令衆故也

黄氏曰進則患怯退則患紛軍將執晉鼓以鋭其進卒長執鐃以肅其退

鄭鍔曰百人之卒長知其當止則止故使執鐃以止

鼓二十五人之兩司馬知其當進則進故使執鐸以通鼓五人之長曰公司馬軍制自五人始人之寡不能節制則衆皆無節矣故使執鐲以節鼓其職至卑其名乃同於司馬欲重其權以服人也○王氏曰謂之公以别於私亦稱司馬所謂家司馬是也○王氏曰鼓陽也尊者執之金陰也卑者執之鐃以止鼓與陽更用事焉故卒長執之通鼓節鼓佐陽而已故兩司馬公司馬執之○李嘉會曰賁鼓晉鼓提鼙鐃鐲

鐸之器考之鼓人或和鼓或節鼓或止鼓相雜成聲以起其歡喜鼓舞之心而寓其進退作止之節勇躍感動而知所防範此金鼓相間而作之意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音朔下同之節

鄭康成曰習戰法○賈氏曰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大閱具言於此略說○黄氏曰鄉民自為六軍以衛天子出則從其教之也不惟四時田獵坐作進退鼓鐸旗物而仁義禮樂之訓行焉故三代之兵皆士

也所謂干城腹心非虚語也大司徒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教其所治民比閭族黨州鄉一用鄉法教之三代教兵必如此而後可用○李嘉會曰兵事宜尚威武敏捷必以進退疾徐疏數教民者觀武王伐商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兵在於結陳之固進退之齊武侯八陣進則皆進止則皆止所以不可破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終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者由此而已

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莫駕反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王昭禹曰攻鬭而冒矢石人情之所不欲馳騁而逐禽獸人情之所同欲以情之所不欲者寓於所同欲之間此人情樂為之用而四時教戰所以皆寓於田

愚按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耕之獵獸於田亦見害去而利可興之意

項氏曰春田謂之蒐蒐擇也春恐害物故擇而取之

不圍澤不殺胎不夭妖不覆巢不取麛卵是蒐也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暴天物者不以禮蒐而取之敬且有禮矣○賈氏曰大閱自狩田以下云云此亦當如彼春非大備故亦略言○鄭鍔曰將田之初有司行表貉之祭司馬以軍法誓民所謂有司者肆師甸祝也肆師大田獵祭表貉則為位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則有司謂此二官明矣鄭康成以為大司徒考大司徒無表貉事其説非也○鄭司農曰貉讀為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為禡

○鄭康成曰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薛平仲曰表貉而後誓可以肅衆○李嘉會曰要之以神則民知敬而節制禁止自有所持循而不慢○鄭康成曰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立旌遂圍禁旌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賈氏曰無干車無自後射者據漢田律而言也假馬謂獲禽所算之籌爭禽不審罰去其籌○鄭鍔曰雖教之有素一旦出田野臨干戈安得不三令五申之此司馬所以誓之也○賈氏曰誓民即大閱羣吏聽誓於陳前鼓者即中軍以鼙令鼓鼓人

三鼓以下○鄭康成曰禁者虞衡守禽之厲禁既誓令鼓而圍之遂蒐田○呂大臨曰春者鳥獸孳尾之時君子養其仁心重傷生物之類至不得已而後取則多取之為暴不如寡取之圍澤掩羣皆多取也取麛卵傷未成之物也大司馬春蒐田遂圍禁則天子合圍矣此言國君不圍澤下於天子也大夫不掩羣則諸侯掩羣矣王制云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又云不麛不卵與此異者王制所言不純用周禮也○鄭康成曰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鄭鍔曰月令仲春之月毋焚山林司馬乃用火田蓋春而焚萊將以田也春而焚山林傷生意也此所以有無焚之令獻猶致也屬也田止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

獲禽焉詩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也○王氏曰社者土示也○賈氏曰此祭社因田獵而祭非月令仲春祭社也

中夏教茇蒲末反舍如振旅之陳

鄭鍔曰詩曰召伯所茇又左傳言晉大夫茇舍從之凡言茇者皆草舍也教茇舍者教以草止之法○賈氏曰草字釋茇止字釋舍軍行而草止未有營壘之所草止之地防患尤嚴防患之道夜事尤急教之無素則是以衆予

敵矣教茇舍獨於中夏以月令考之孟春草木萌動

季春生氣方盛惟夏之時生於春者至是益長長於

春者至是益茂軍屯其中患生不虞又况莫夜之時

○李嘉會曰春曰振旅猶見振振厲威武夏曰茇舍如書所謂敬致南訛盖陽居大夏長養萬物于時以茇舍教之見得兵以安集吾民為急

羣吏撰息轉反車徒讀書契

賈氏曰羣吏謂軍將至伍長各有部分皆選擇其甲

士步卒之等

鄭鍔曰晝而戰目足以相識至於夜則惟以耳相聞苟不辨其號名則無以為别故命羣吏各撰述其車徒之數以知多寡之目又讀誦其書契之文以辨名號之用軍中之書契如後世所謂尺籍伍符先儒謂師田之簡稽疑簡稽不可謂之書契撰者述陳之義語曰異夫三子者之撰謂述陳為撰也先儒讀曰筭然有改字之嫌讀其簿書之籍使知其或用名或用號以為别目見耳聞名已習熟則草舍雖在深叢翳

畨之中聞其號名皆知其為某人

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

賈氏曰辨名者此帥以門名以下是也○黄氏曰號名為夜事今軍夜有號康成以為徽識拔之以備死事夫徽識綴於膊上夜事將何以辨

鄭鍔曰帥為六軍之帥○鄭康成曰謂軍將及師帥至於伍長　公邑閭田謂之縣小都謂之鄙○鄭康成曰謂縣正鄙師至鄰長　大夫謂之

家。鄭康成曰謂食采地者之臣　鄉謂六鄉。鄭康成曰謂州長至比長　野六遂也。鄭康成曰謂公邑大夫　或以門或以號或以邑或各以其名皆有一定之稱為主將者名號若此為卒伍者從而稱之耳聞而心知心存而意屬莫夜之閒亦識所從矣帥以門名。黄氏曰帥皆鄉也王城十二門自國中以達于郊分為鄉六鄉治之是則一鄉二門故以門為號所引東門襄仲桐門右師皆是也。易氏曰以所居門名之見平日統御之方　蓋門者人之所由以出入帥者人所由以進退取象猶門也縣與鄙一為天子之吏一為公卿王子弟故各

以其名所以别異其為某縣某鄙之人大夫用號者則為美稱也鄭謂公卿大夫其身在朝其臣在采地若公山弗擾之類是以家號為名也○項氏曰若費若成○易氏曰以見平日訓治之素六鄉有六州長鄉之軍法至州而成故以其州之名名之言某州之師也○鄭康成曰鄉則南鄉甄東鄉為人是也○賈氏曰甄為人皆當時鄉名六遂於鄰長言邑中之政於里宰言掌比其邑之衆寡於遂大夫言凡為邑者此六遂為邑之證也故言某邑之師○黄氏曰縣鄙遂兵州六

鄉餘兵居四郊者比閭族黨州猶鄉法也獨不為鄉耳故稱州馬甸稍縣都皆野也甸以縣鄙見稍以家見稍不為家縣都不為鄙則亦為邑天子使吏治之而通稱為野王畿之兵盡在此矣都鄙自有主者○鄭康成曰百官以其職從王者○黄氏曰百官有軍事在軍者各象其事以為號名○鄭康成曰夜事戒夜守之事草止者謹於夜於是主别其部職

愚按茇舍之教乃下寨法專以辨軍之夜事蓋休

兵偃師之時宿火而寢目固無見也銜枚而處耳固無聞也將以鼓鐸而聲之則所聞必亂將以旗物而徽之則所見必昧於是專以號名為尚而號名又必外假者所以防姦細及間諜等事先儒不知夜事與夜戰不同多以管仲内政之作使之晝戰目相視夜戰聲相聞引證司馬夜事在於休兵管仲夜戰所以用兵豈可同日語

其他皆如振旅

王昭禹曰若平列陳與夫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皆然

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礿餘若反

王昭禹曰夏苗在田如草而已為苗除禽獸之害故也如蒐之法則其他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之類皆與蒐同○鄭康成曰車弊驅獸之車止也夏田主用車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賈氏曰車行遲故取獸少 ○王昭禹曰夏田以車為主以物生於春長於夏以車馳逐而取

之其利密於春之用火矣以東山之詩攷之其言曰敦彼獨宿亦在車下則茇舍夜事宜用車矣○鄭康成曰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賈氏曰引王制者據始殺而言毛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據始殺而言也王制注佐車驅逆之車衆田僕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則佐車與驅逆之車異但王制佐車與田僕驅逆之車為一田僕佐車自是田車之貳曰佐○王昭禹曰享礿則所謂以禴夏享先王○鄭鍔曰礿以飲為主四時之享皆用孟此中夏而享礿非

常祭也葢因田而享也田已得禽則歸而享祀猶戰
而得雋則歸而告廟也然四時之田春秋祭社與祊
惟冬夏享廟何邪春田爲民祈秋田爲民報田以民
事爲主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
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
旟各書畫音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
崔氏曰中秋陰氣始肅在於殺物故用治兵爲稱○

王昭禹曰旗物以作戰也故於教治兵辨旗物之用

○鄭鍔曰九旗曰常曰旗曰旜曰物之類其義不一自王而下以至於百官分而載之各寓意義於其間非苟然也得天而久照者日月之常治兵載大常所以見王者有常德而立武事之意凡旗之畫皆二物旂獨畫龍相交非也交與蛟同諸侯於國有君道龍之象也入朝有臣道蛟之象也所以載蛟龍之旂熊虎之噬百獸畏之軍吏者六軍之帥當以威武為先載熊

虎之旗使將卒畏威而趨令也通帛則不畫他物純而不雜也師都則公卿大夫王子弟之在都鄙者也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所以載通帛之旜此言鄉遂又言郊野則師當為都鄙之吏明矣雜帛為物則雜而不一也鄉之分而為六其民散而為比閭族黨之名遂之分而為六其民散而為鄰里都鄙之號可謂雜而不一矣所以載雜帛之物龜有甲以自衛蛇有螫以毒人皆北方之屬也天地之氣始於北方

幽隱之所聚而龜蛇者至幽陰之物畫之於旐以示
夫殺氣之所始也先能自衛者然後可以殺敵所以
載龜蛇之旐書曰我則鳴鳥不聞謂鳳也隼之物為
挈宮而貪殘之鳥也詩云鴥彼飛隼其飛戾天易云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彼乃鷹鸇之類安可與鳳為
伍邪此言鳥隼說者皆以為鳳及隼疑當為鷹隼也
與隼共文不可謂之鳳明矣交龍取其能變化熊虎
取其有威龜蛇取其能自衛則鷹隼取其勁疾矣百

官者六卿之屬欲其臨事之勁疾所以載鳥隼之旟凡行左青龍而右白虎前朱雀而後玄武謂此四者然軍法正成於鄉遂而鄉遂大夫乃不預四旗之列而載物者說者謂其衆已屬於軍吏已無所將故也凡旗皆謂之載者言載之於車上也既有旌旗又有小徽識之上各書其事與號以為別識也○鄭康成曰書當為畫事也號也皆畫以雲氣司常謂之畫此謂之書王安石謂書詳於畫既書又畫使人易辨而已余以為司常指大閱

而言此指治兵而言大閱畫治兵書各有所主不一法也

薛氏曰大閱閱軍實而已治兵則軍法在馬軍法行

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則諸侯載交龍之旂

於左軍吏載熊虎之旗於右百官載鳥隼之旟於前

郊野載龜蛇之旐於後鄉遂師都載旜與物於其旁

然後王載大常於其中而加高馬故曰招摇在上此

治軍所以有軍法也大閱則閱軍實而已孤卿建旜

孤卿之常及治兵之際向之孤卿即謂之師都故師

都亦載旜大夫士建物大夫士之常及治兵之際向之大夫士即謂鄉遂大夫士之帥衆者矣故鄉遂亦載物大閱之師都建旗治兵之軍吏載旗者蓋師都軍吏皆以孤卿為之所以皆有取乎旗大閱之州里建旟治兵之百官載旟者蓋州里之長即為軍中之百官所以皆有取乎旟至大閱則縣鄙建旐治兵則郊野載旐蓋田役軍旅皆王之事雖命服不同而同於四斿其所辨者有名號存耳若夫大閱有師都而

無軍吏治兵有軍吏又有師都蓋師都所以治徒者也軍吏所以將卒伍者也大閱以治徒役為主特有師都而已治兵以將卒伍為主亦治徒役者也故軍吏師都並立焉大閱師都之所建治兵軍吏之所載皆熊虎之旗則大閱所以威衆者師都也治兵所以威衆者軍吏也皆以孤卿為之故其序在州里鄉遂之上謂之吏則任以事也謂之師則帥其衆也謂之都自采地言之也

王氏詳說曰九旗之用凡有所將者有所畫則日月交龍熊虎鳥隼龜蛇是也無所將者無所畫通帛雜帛全羽析羽是也大閱之時孤卿大夫士與夫六鄉六遂三等采地之大夫咸在師都將都鄙之兵州里縣鄙將鄉遂之兵此師都所以有熊虎之旗州里所以有鳥隼之旟縣鄙所以有龜蛇之旐孤卿大夫士則從王耳此所以建旜建物也治兵之時孤卿大夫士不必盡出所以從王者百官也命卿之為軍吏者

三等采地及鄉遂之兵皆屬於命卿矣雖師都不過載通帛之旜鄉遂不過載雜帛之物至於郊野雖有龜蛇之旐邑外曰郊郊外曰野特四等公邑之大夫將四等公邑之兵以四等公邑之兵不屬乎命卿故耳是以司徒於軍旅田役以旗致萬民鄉師於四時之田以司徒之旗致衆庶而鄭氏皆以為熊虎之旗且司徒卿也卿當建旜而必建旗以其於師田則為軍吏矣此熊虎之旗在司常則列於旜物之下在司

馬則列於旜物之上豈非以所將為主乎

總論

鄭鍔曰司常之大閱自王與諸侯而下有孤卿有大夫士有師都有州里有縣鄙先儒之説曰師都者六鄉六遂之大夫也州里縣鄙者鄉遂之官互見約而言之也且大閱之時内而國中外而鄉遂遠而都鄙公邑之兵宜無不在安有朝之孤卿大夫盡出而下則六鄉六遂之大夫不出焉又其下則止於鄉遂之

官而已矣鄉遂大夫與鄉遂之官不過皆鄉遂之吏既曰師都又曰州里又曰縣鄙寧非雜而無辨乎大司馬之茇舍自帥而下有縣鄙有家有鄉有野有百官先儒之說曰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家謂食采地之臣鄉謂州長至比長野謂公邑大夫且自內而外則六鄉也六遂也家邑也都鄙也是其序矣今先言六遂之縣鄙後及大夫之家邑又其後乃及六鄉又其後乃及野之公邑又其後乃及百官而都鄙

不與焉又所謂縣鄙者不過六遂之屬耳特言各象其名家也野也百官也人非不衆反不以名言之豈非雜而無辨歟大司馬治兵自王與諸侯而下有軍吏有師都有鄉遂有郊野有百官先儒之說曰師都者遂大夫也鄉遂者鄉大夫也郊者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者公邑之大夫也且師都之名一耳於大閱以為六鄉六遂大夫至是又專指為遂大夫何也六鄉有鄉大夫經之明文也至是又以鄉遂皆為

鄉大夫何也鄉遂可謂之郊野公邑閒田亦可謂之郊野至是分郊以為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分野以為公邑大夫何也豈非雜而無辨歟蓋成周法制如織有經司常之大閱王也諸侯也孤卿也大夫士也不言可知若所謂師都者都鄙之長耳所謂州里者六鄉之吏耳所謂縣鄙者六遂之吏耳何以謂師都為都鄙之長蓋四百里之小都五百里之大都皆衆之所聚也自其有先君之主言之曰都自其人民為

甚衆言之曰師則師都者非六鄉六遂大夫明矣何以謂州里為六鄉之吏葢一鄉者五州之積里者即民所居之稱州長言大攷州里鄉師言受州里之役要皆指六鄉言之則州里非遂之官明矣何以謂縣鄙為六遂之吏葢一遂者五縣之積遂有縣正有鄙師故通以縣鄙稱之遂為縣鄙猶稱州里知其為鄉也則縣鄙者非鄉之官又明矣大閱之際內而六鄉外而六遂遠而都鄙皆以兵從其為法制真不亂也

今謂師都為六鄉六遂大夫安得不雜而無辨歟雖
然大閲有縣鄙芟舍亦有縣鄙其名則同其人則異
夫芟舍與大閲法制如一所謂師都即孤卿耳百官
即大夫士耳鄉以州名即六鄉耳野以邑名即六遂
耳家即大夫之有采地者耳若夫縣鄙則公卿王子
弟所治之地與大閲之縣鄙異也經稱縣鄙固有二
說以六遂之中有縣正有鄙師故舉縣鄙以名六遂
以小都之田任縣地而大都在王之鄙故公卿王子

弟所治之地亦以縣鄙名之是其名則同其人則異今攷大閲之縣都知其為公卿王子弟之所治者以其序在家鄉野之上由小大之序知之非特小大之序可知觀經言各象其名亦可以見何則遂之縣都統於一遂不當以各言之惟都鄙然後可以謂之各蓋各象其名則知所謂縣者自是小都所謂鄙者自是大都也非特茇舍與大閲法制如一乃若治兵之制亦然何則治兵所謂軍吏即大閲之孤卿與茇舍

之師也所謂百官即大閲之大夫士與茇舍之百官也所謂師都即大閲之師都與茇舍之縣鄙也所謂鄉遂即大閲之州里縣鄙與茇舍之鄉及野也若夫郊野則指公邑閒田之吏而已與鄉遂之郊野異矣蓋內而鄉遂外而都鄙皆有閒田天子使吏治之謂之公邑縣師六官所謂甸稍郊里之地域是也其地皆在郊野故緫而名之耳然於大閲於茇舍皆不預者非在此不用其兵在彼不聽乎役也蓋內而鄉遂

外而都鄙衆無所不起則公邑之師理無不起而經俱不言者舉内外以包之也由是言之周家之制可指而數未嘗雜而無辨。愚按餘說見司常

遂以獮田如蒐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音方

鄭康成曰秋田為獮獮殺也。鄭鍔曰秋氣肅殺故田以殺為主羅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王昭禹曰以物成於秋所取者衆故也王制曰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則秋用羅宜矣。鄭鍔曰羅之網物其取為尤急。王氏曰火之利不若車車之利不若羅祊當為方聲之誤也秋田

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〇賈氏曰鄭以祊為誤者祊是廟門之外惟祭宗廟及繹祭乃為祊祭今因秋田而祭當是祭四方之神〇王昭禹曰春物始生故為民祈而祭社秋物既成故為民報而祀祊

中冬教大閱

鄭鍔曰春秋凡書大蒐大事大閱皆謂事之尤大也左氏為之說曰大閱簡車徒也以大司馬觀之春教以鐃鼓夏教以號名秋教以旗物至冬農隙則合三時所教者大習之故名曰大閱奚止簡車徒而已〇王

氏詳說曰春辨鼓鐸鐲鐃之用夏辨號名之用秋辨旗物之用至冬則戒衆庶修戰法而及於旗物鼓鐸鐲鐃要之辨鼓鐸者未始無旗物所謂以旗致民是也辨旗物者未始無號名所謂各書其事與其號也三時之田各以其所辨者為主耳

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灋

鄭康成曰羣吏鄉師以下○鄭鍔曰戰必有法法不修則廢未閱之前先戒之使修其法如鄉師四時之田前期簡鼓鐸旗物修其卒伍之類是也戰法既修然後合衆庶以出田

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

鄭司農曰虞人萊所田之野芟除其草萊令車得驅馳詩曰田卒汙萊○易氏曰表以步度之步長六尺百步則一為三表是三表相去二百步又五十步為一表則四表為二百五十步矣大閱必用四表所以寓王者節制之師而大武之四表實象之蓋周都西南一表在南所謂武始而北出矣振之而駟伐則有振鐸作旗之義

歴二表三表而至四表則再始以著往者也商都東北四表在北所謂四成而南國是疆復亂以飾歸則有鼓退鳴鐃且卻之義歴三表二表而復於一表則樂終而德尊者也大閲亦然賈氏乃謂後表在北士卒由後表以至南表復回身向北以至後表與樂記之言不合樂記言大武則周家一代寓兵之良法當以樂記為正或謂三表相距各百步每表各六十丈何以容大閲之衆若以開方論其勢誠窄若據虞人萊所田之野則迥野

左右何有紀極鄭氏謂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此指一旁而言若左右兩旁當容六軍又云步數未聞則六軍分行左右開張取其容六軍之衆不以步數拘也如此則地勢廣袤豈止容六軍而已○李嘉會曰必為表者為進退先後之節百步則一宜若不足以容六軍自後而前至此百步而止若後之人不在百步之内亦何害也然百步止於六十步者後有驟趨不可逺也○鄭鍔曰遇敵之地不一則教戰之法亦宜不一今以二百五十步為定凖坐作進退不出四表之中一旦遇敵或為員方曲直之陣或有為鸛為鵝之陣其何以應變邪王者之兵以正取勝故敎之之法亦不出乎正而已坐作進退不踰乎四表三鼓而皆作在此也兵法所謂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

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鄭鍔曰凡此萊野立表仆旗聽誓鼓行以至於擊刺如戰之陳皆四時敎戰之常法不於振旅茇舍治兵述之獨詳具於此盖以明其為大閲故也

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

李嘉會曰四表止於二百五十步坐作進退步行趨

驟爲力不勞軌範易習民之左右顧瞻皆其鄉黨鄰里自然情親勢一敵不可乘此古人結陳堅固也○易氏曰及田之日司馬建熊虎六斿之旗於虞人所設後表之中據樂記舞而言則後表當是在南一表於是羣吏如鄉師以下以其旗物及鼓鐸鐲鐃等各帥其民而致於大司馬○鄭康成曰質正也弊仆也○易氏曰質明仆旗猶有後至者是慢令也○王昭禹曰前期既戒衆庶矣又後至焉故必誅軍法後期

者斬而此言誅則方致民也下文言不用命者斬則知言誅未遠以死處之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田之所習無非戰法故車徒之所陳皆如戰之陳焉○鄭康成曰皆坐當聽誓也

黄氏曰自此以前皆司馬主之

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

鄭康成曰羣吏諸軍帥也陳前南面鄉表也○易氏曰衆庶已集命之皆坐於在南之一表羣吏聽誓則

自軍師而下皆南面向表誓于陳前○王昭禹曰以小司徒攷之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以起軍旅以作田役特掌其戒禁而已未嘗掌誓記月令者謂司徒搢扑北面以誓誤矣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軍旅則誓衆者士師也○黄氏曰戰誓書所謂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葢自此始以軍法用人之死

鄭鍔曰坐而聽誓斬牲以徇所謂三令五申也今見

於司馬法曰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其慮也商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車徒皆坐使羣吏聽誓者羣吏各帥其衆有誓而羣吏聽之則傳達於所統之衆簡而易知無敢不從矣○鄭康成曰斬牲者小子也○王氏曰使民以其死刑誅不如是之嚴則民弗為使矣然前期戒衆庶而後至可誅既陳而誓然後不用命者可斬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音鹿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

鄭康成曰作起也

愚案中軍自注以為中軍之將後之說者以大將之車將自居中所謂居鼓之將自擊此鼓節制三軍雖王親征亦自擊鼓遂引左傳郤克傷於矢援枹而鼓之趙簡子伏弢嘔血鼓聲不衰為證至鼓

人指為軍將師帥旅帥不思軍將自執晉鼓不執鼖而執鼖自是旅帥所以易氏謂旅帥居軍師之中故曰中軍若以中軍不可指為旅帥只云中軍之將雖執晉而晉以鼖為令者蓋晉以進為義軍將鼓其晉孰敢不進度未敢進而鼓動寧免拂乎人情旅帥為百人之長下察人情知其可進以鼖令鼓然後中軍執鼓之人三鼓以進之則車徒皆作可使之同心同力勇進而不怯矣

易氏曰中軍以鼙令鼓則旅帥執鼙者也以旅帥居卒伍軍師之中故曰中軍鼓人皆三鼓則軍將之執晉鼓者也司馬振鐸則兩司馬之執鐸者也鼓行鳴鐲則公司馬之執鐲者也○鄭康成曰伍長一曰公司馬當是時旅帥以鼙令鼓故軍將三鼓而作之兩司馬振鐸以通之可以作矣故羣吏作旗車徒皆作既作矣軍將又鼓以行之公司馬又以鐲而節之可以行矣故車徒皆行及表乃止既止矣軍三鼓以警之兩司馬摝鐸

以止之可以止矣故羣吏弊旗車徒皆坐此謂自南表以至向北之二表所以象武始而北出觀兵於盟津之時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鄭康成曰趨者赴敵尚疾之漸春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易氏曰言驟趨則士卒赴敵之心固勇於車徒之行者矣然不可無以節之由是及表乃止而

軍將三鼓以警之兩司馬又撫鐸以止之可以止矣故曰坐作如初此謂自二表以至向北之三表所以象再成而滅商戰勝於牧野之時

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

易氏曰於是軍將又鼓以作之則車為之馳徒為之走○王昭禹曰驟馳者車也趨走者徒也驟言聚其足而進馳言決圍而去也徒以人言故曰趨走趨言其走之肅走言其行之速也言馳與走則士卒赴敵之心尤勇於車驟徒趨者矣然亦不可無以節之由是及表乃止

則教習已備而無事于坐作之節但止之而已此謂自三表以至向北之四表所以象三成而南克殷有餘力功成而反者也

鼓戒三闋苦穴反　車三發徒三刺

鄭康成曰鼓戒戒攻敵○王昭禹曰鼓聲止謂之闋○易氏曰至此則鼓已三闋車已三發徒已三刺於此皆戒焉○鄭鍔曰每鼓一闋則車一發而徒一刺至三而止是謂節制之兵三發即書所謂不愆于六

步七步乃止齊焉三刺即書所謂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之意○易氏曰必三鼓者至於三則節制之正也故大閱之教表為三表鼓為三鼓車以三發徒以三刺坐作以三而為之止皆三之為節制也

乃鼓退鳴鐃且郤起略反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鄭康成曰鐃所以止鼓軍退卒長鳴鐃以和衆鼓人為止之也○易氏曰謂至北之四表軍將即令鼓以退之公司馬復鳴鐃以郤之於是軍吏士卒回身向南而立復行至表皆為之止坐作如初此又謂自北

之四表以至三表二表而復於向南之一表皆如上文之坐作其異者麾鐲鳴鐃而已所以象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者也

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

賈氏曰遂以狩田以下總論教戰訖入防田獵之事

○鄭康成曰冬田爲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王昭禹曰以冬物成之衆也故冬田謂之狩

大獲之以人守之爲取之大者以　○賈氏曰六軍分

三軍各處東西爲左右各一門○鄭鍔曰軍中用轅

以爲門此乃用旌爲和門何也以車爲藩則仰轅以

爲門蓋軍行偶有所止則然也設爲和門者田而教

戰欲使衆心之和一也

愚按門分左右則人分彼此相勝相爭由此而生

名門皆曰和欲其進退由禮心無所爭則和矣

鄭康成曰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王昭禹曰敘者前後之倫也出以先後之倫則行者有敘而不亂矣然不先正其左右之行列將欲敘之有不可得故先分左右以陳其車徒又使有司平之使各當其分然後由左右而出者其行列皆正矣有司鄉師也以鄉師正掌田法而修其卒伍故平其左右之行列屬於鄉師也○鄭康成曰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雖不經見居門正出入宜亦有司之事春秋傳曰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是必有有司督察之也○黄氏曰有司謂伍長以上平正

也各正其部署以結陳也和平一義也○王昭禹曰軍法自旅而上然後有旗蓋旅師所建之旗也四兩為卒五卒為旅此旅師所建之旗所以居於卒間以分地而調其部曲也○賈氏曰軍吏各領已之士卒執旗以表也○李嘉會曰百人之中旗分為兩五十人為一隊也○鄭鍔曰司馬以旗分地為二必以百步為準者近則士卒無所騁其能遠則首尾不相應也○李嘉會曰所謂步間容步隊間容隊也有司鄉師也兆其前後視其廣狹也○鄭康成曰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黃氏曰司馬法一成三百家出車一乘若皆

以二家五人計之三百家為七百五十人田與追胥竭作自此以前卒旅車為陳至此車與卒異部前此列陳如戰之陳教坐作進退至此逐禽有殺獲之事故車與卒異部

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 易以豉反

黄氏曰大抵兵分合為難分合有奇正而以野之險易制其宜然則一車三十人定法也增減進退其法黙存乎其間鄭居前之說未必盡然○王昭禹曰宣王因田獵而選車徒故詩曰東有甫草駕言行狩此則易野車為主也又曰選徒囂囂搏獸于敖此則險野人為主也

○陳氏曰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

而主於車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庇兵械衣裘有所齎詩云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為利大矣昔周伐鄭鄭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偏則車也伍二十五人伍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禮庫曰先王車戰不求大勝求為不可敗而已鄭莊欲驅馳中原始為儌利之名故鄭莊始用徒兵自中行穆子乃毀車以從卒自左師展始乘馬自趙武靈王始用胡騎先王兵制敗壞而不可復實自莊公始

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

易氏曰驅謂驅禽獸使趨於圍逆謂逆禽獸使不出圍○鄭鍔曰驅則自後驅之使出逆則自前迎之使入驅其後則獸無所逃逆其前雖欲出防而不可得○王昭禹曰既陳則行列正矣然後可田焉故設驅逆之車者田僕也校人則帥之而已故校人曰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則將田矣於是禱祭焉故有司表貉于陳前即甸祝掌表貉之祝號是也○李嘉會曰表貉者警人而欲其無慢心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

易氏曰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如習戰之時則師田之法一馬○鄭康成曰羣司馬謂兩司馬也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也進行也○鄭司農曰大獸公之輸之於公小禽私之以自畀也詩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一歲為豵二歲為豝三歲為特四歲為豜五歲為慎此明其獻大者於公

自取其小者〇鄭鍔曰大獸不公無以教事上之義小禽不私無以示及下之仁〇李嘉會曰人逞其勇必不舍大而取小大獸必公者既非一人所可制亦非一人所專得所以必公於衆者正欲合夫人之力也獲得也得禽獸者取左耳當以計功〇王昭禹曰不專取左耳則效功者疑於獲一而效二取左耳以效功所以謂之馘也

及所弊鼓皆駴胡楷反車徒皆譟素報反

鄭康成曰至所弊之處田所當於止也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處吏士鼓譟象攻敵克勝而喜也疾雷擊鼓曰駴〇易氏曰駴如馬之駭〇鄭鍔曰功雖已成敵雖已勝不可以不戒譟讙

也書曰前師乃鼓鼖譟亦謂喜也○易氏曰譟如鳥之譟以示勝敵○鄭鍔曰入心有踴躍之意

徒乃弊致禽饁于輒反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王昭禹曰冬物成而多可取者衆故以徒為主凡田用火用車用羅非不用徒也特所主者有異耳○鄭康成曰徒乃弊徒止也○黄氏曰徒取禽車列陣不動雖戰亦然至此徒止遂獻禽○鄭康成曰致禽饁獸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月令季秋天

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易氏曰春社夏礿秋祊不言入獻禽而冬烝獨言之者以外行致禽饁郊之禮然後獻禽於宗廟故謂之入○鄭鍔曰此戰勝而歸獻捷於廟社之意也郊言饁獸烝言獻禽豈用大於郊而用小於廟列而言之則禽獸有大小之殊合而言之獸亦可謂之禽也

總論

王氏詳說曰田法大率詳於冬狩以文意攷之亦四

時所並用也請以蒐田明之其曰執鼓執鐲而繼之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者即冬狩所謂中軍以鼙令鼓以下為一節及三鼓以下為一節坐作如初乃鼓以下為一節是也其曰有司表貉者即冬狩所謂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又曰有司表貉于陳前是也其曰誓民者即冬狩所謂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徇是也其曰鼓遂圍禁者即冬狩所謂中軍以鼙令鼓車徒皆

作繼之以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鼓遂圍禁是也苗田獮田一如蒐田但大閱之禮其徒車為甚備耳

陳及之曰四時教習遠如都鄙皆調發之大都之地去王城五百里則一年四次習於國內比屋竭作歲歲如是而民不亦勞乎大司馬欲盡辨旗物號名之用故併師都郊野言之其實司馬所教者止鄉遂之人也而又逓閱之亦不一時俱起王畿之内鄉黨之

閭皆有習射之地歲時因民聚會而教之則民無道路之苦國家無煩擾之政而民皆精練矣詩云東有甫草駕言行狩建旐設旄搏獸于敖則周制田獵或盡習於東都也蓋宣王以王畿之内東去王城遠甚恐民有來往之苦遂大會于東都所謂因田獵而選車徒也

揚氏曰春秋大閲一蒐五治兵一狩二得禮乎曰何禮哉先王於閒暇無事之日修其軍禮所謂振旅芨

舍治兵大閲之政講馬鼓鐸旗物名號戰法之用熟馬禽獸之害物者與其時之可殺者得馬得之之道又有節馬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得不敢先享必獻於皃神馬是則先王之畤田禮一舉而有六善豈徒好兵而禽獸之獲哉今魯之大閲與治兵蒐狩之舉是未嘗求先王之善意縣師曰掌邦國田役之戒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大宗伯曰以軍禮同邦國大田之禮簡衆也魯之治兵不掌於縣師不受於司馬不

同於宗伯此春秋所以不與也

林椅曰周家因祭祀而用田因田而教戰王與諸侯軍將之旗鼓特建之以教戰陳之法王與諸侯不必親亦不必成軍也如今教習必立六纛五方旗之類又司馬百步為一表為三表則三百步又五十步為一表則三百五十步耳步兵前後左右各二步車易戰之法五車為屯十車為列前後相去三十步左右十六步險戰之法十車為聚十二為列前後二十步

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皆半之又隊間容隊曲間容曲度百步一表則可教者僅一旅鄉師出田法于州里遂師審其誓戒都司馬家司馬以國法掌其政學則是一旅以上隨處自講可也至大軍旅則合而用之所謂及師大合軍是矣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

易氏曰及者繼事之辭未有師也謂時田以習戰以為用師之備而已○王昭禹曰及師大合軍謂命將

或王親征之時○鄭鍔曰大合軍旅非以肆暴也以行禁令所以申明乎九法也以救無辜所以明王者之仁也以伐有罪所以明王者之義也

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

易氏曰若有強梗弗率者負固弗服者與夫侵犯王略而自干天誅者天子於是親帥六師方伯連帥從焉謂之大師大司馬掌其戒令則方伯連帥以至軍將師帥莫不受戒令焉○鄭鍔曰或謂用師則大司馬為大將固當掌號令以指

麾六軍此言若大師則掌其戒令者盖此乃王親出征之時也王自出軍則王自將號令於上大司馬惟掌戒令則專治六師之法而已○鄭康成曰涖臨也臨大卜卜出兵吉凶也司馬法曰上卜下謀是謂參之○鄭鍔曰大卜作龜之八命一曰征司馬於出征之卜則親涖之以決吉凶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愚案廟社主見小宗伯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於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賈氏曰小子職云釁邦器及軍器彼官釁之而司馬臨之○李嘉會曰涖大卜釁主及軍器惟大師則有之

及致建大常比軍誅後至者

鄭司農曰致謂聚衆也○黄氏曰致於王也故建大常比軍衆謂各以其黨相聯合也鄭謂鄉師致民於司馬非鄉師致六鄉之民於司徒此當有邦國都鄙甸稍之民稍人受法于縣師作其同徒輂輦帥而至者○賈氏曰司馬而用王之大常者以上文大師王親御六軍故司馬用王之大常致衆若王不親則司馬自用大旗致之○王氏曰鄉師致民以司徒之大旗則司馬致民冝以王之大常矣凡此皆示其致民之命有所受之也○鄭康成曰比校次之也○易氏曰比其伍兩卒旅軍師

之全缺也○鄭鍔曰誅後至則懲其不率而後期

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

易氏曰及其成陳而戰也巡其陳之隊伍疏數與夫車徒旗鼓之出入莫不眡之○鄭鍔曰巡陳而視其勇怯○鄭康成曰事謂戰功也○王昭禹曰眡其鼓鐸鐲鐃旗物車徒坐作進退之事有功者賞逆令者罰也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音越以先愷樂獻于社

鄭康成曰功勝也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為將威也

○鄭鍔曰軍行必聽同律而鉞者大將所執也有功則執律者示師出以律而取勝也陽六為律左陽也故左執之鉞所以主殺陰也右亦陰也故右秉之○胡氏曰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孔穎達云殺戮用右手左手仗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舞人所執於事便也○鄭康成曰先猶道也○易氏曰大司馬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愚案此說極是功雖勝大司馬猶執律秉鉞卻行而身先以見有功不伐安不忘危之意○賈氏曰趙商問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獻于祖與此異

鄭荅曰司馬主軍事之功故獻于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宗廟故獻于祖然軍有功二處俱獻以出軍之時告于祖宜于社故反必告也○王氏詳說曰祖本仁故獻愷在春官社本義故獻愷在夏官○鄭鍔曰司馬主九伐之法故獻于社示法陰而行誅伐也○愚案愷樂說見大司樂

若師不功則厭於陟反而奉主車

鄭司農曰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故秦敗於殽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賈氏曰曲禮云厭冠不入公門彼差次

當緦小功之冠以義言之五服之冠皆厭以其喪冠反吉冠於武上向內縫之喪冠於武下向上縫之伏冠在武故得厭伏之名○李嘉會曰厭冠奉主車以歸于廟示有忝于祖矣○鄭鍔曰無功非王之故也司馬不能致果以殺敵也故自厭損明已之威令不伸以致然也不言無功見王師無敗績之理○易氏曰不言敗而言不功王者之師無敵於天下不特不功而已○鄭康成曰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鄭鍔曰奉主車以歸肆師助牽之故肆師云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黃氏曰司馬教戰有功無功皆其任也執律秉鉞以

先愷樂獻于社先王有其事而無其心厭而奉主車

先王有其禮而無其事

王弔勞老報反士庶子則相息亮反

鄭康成曰師敗王親弔士庶子之死者勞其傷者則相王之禮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或謂之庶士○鄭鍔曰士庶子宿衛王宫者也王親征則從王在軍而屬司馬有死者王親弔之司馬相其弔勞之禮以其在軍故也○王氏詳說曰成周之時其待士庶子也至有功則飲之食之有不幸之事則弔之勞之外饔云邦

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是饗之以食也酒正曰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是饗之以飲也此曰弔曰勞直謂車甲間有不幸之事

大役與音預慮事屬音燭其植直吏反受其要以待考而賞誅

劉氏曰若國有城邑之大役司徒司空計慮其事則與焉○鄭鍔曰觀左傳宣十一年蔿艾獵城沂昭三十二年士彌牟營成周屬役賦丈書以授帥凡大工

役不可不先慮其事也大司馬與慮於未興工之前及興工則屬其植工已畢則受其要始焉慮之既已計其工役之用終焉不可不會計其效也司農謂植為部曲將吏引左傳云宋城華元為植○黃氏曰植版築主帥也而康成謂植為築城楨榦𠃔是蓋以木之植者謂之植則植者楨榦之木可植於地以築者也築者以植為主未嘗聞部曲將吏其名曰植者也○易氏曰植謂築城板榦高博制度係焉始焉慮其事中焉屬其植○黃氏曰先鄭以屬則屬之於司空

為聚會後鄭謂賦丈尺與其用人數二説盖相備 終馬受其要○鄭司農曰要者簿書○易氏曰要謂役人數目功程多寡條馬則受之於司徒 則本末纖悉無不周知然後可以待攷功而行誅賞焉○易氏曰待攷而賞誅必以植要為本違者有誅勞者有賞言賞而後誅大役既事行賞為先不得已而後有誅也○王氏曰大司馬於大役與慮事欲知其故之可否屬其植欲知人之多寡受其要欲知其功之等差事成而攷之以行誅賞

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

鄭康成曰帥師以從王○王昭禹曰諸子之職曰若會同賔客作羣子從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在司馬也○鄭鍔曰或謂士庶子乃宫伯所掌司馬何以掌其政令嘗攷宫伯之職言邦有大事作宫衆則令之所謂令者作而行之而已必須有統率之人以政令治之可也然則大會同之時令之而使屬於司馬明矣司馬帥之以從王安得不掌其政令○黄氏曰宿衛則宫伯掌其政令扈從則司馬掌其政令前漢郎官宿衛屬光禄勲後漢又屬馬

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

鄭康成曰大射王將祭射于射宫以選賢○鄭鍔曰

賔燕之射用卿大夫為耦惟大射用諸侯以其射禮之尤大故也觀禮樂者必以射射而有耦則揖遜而進威儀可觀而射之能否亦易辨也大射六耦皆用諸侯使之同心一德以尊天子合謀并力以敵王愾也二人為耦二耦同射一侯則十二人也射人掌以六耦射三侯合其耦者乃在司馬以其掌九法足以馭諸侯故也

大祭祀饗食音嗣羞牲魚授其祭

易氏曰大祭祀謂廟享之禮饗食則禮公侯等於廟〇鄭康成曰牲魚魚牲也祭謂尸賓所以祭也〇賈氏曰大祭祀授尸祭饗食授賓祭祭者魚之大臠即少牢云主人主婦尸侑食各一魚加膴祭於其上膴謂魚之反覆者公食大夫亦云授賓祭也若王祭則膳夫之授王祭是〇鄭鍔曰先儒謂司馬授之司馬夏官陰氣所起魚水物亦陰類故也竊謂魚者沉潛深渺之物夏官之政足以及深遠則雖沉潛隱伏者可得而制之〇項氏曰詩曰誰能烹魚易曰包無魚皆以喻民衆司馬掌大師故共魚〇劉迎曰魚者易潰之物而不可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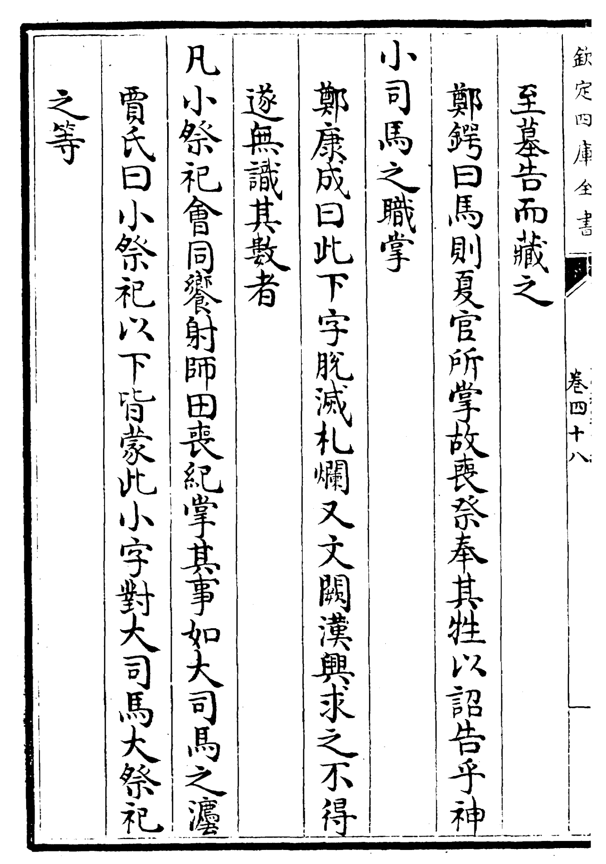
魚攫之則潰民攫之則離大司馬之於民作其徒役而用之於師田易以攫之故耳此祭饗所以命羞魚牲者不攫之意默寓於中

大喪平士大夫

易氏曰平則正喪禮之職與其位也○賈氏曰司馬之屬有司士主羣吏王喪不得使司士故司馬平之

喪祭奉詔馬牲

鄭康成曰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遣奠也奉猶送送之



至墓告而藏之

鄭鍔曰馬則夏官所掌故喪祭奉其牲以詔告乎神

小司馬之職掌

鄭康成曰此下字脫滅札爛又文闕漢興求之不得

遂無識其數者

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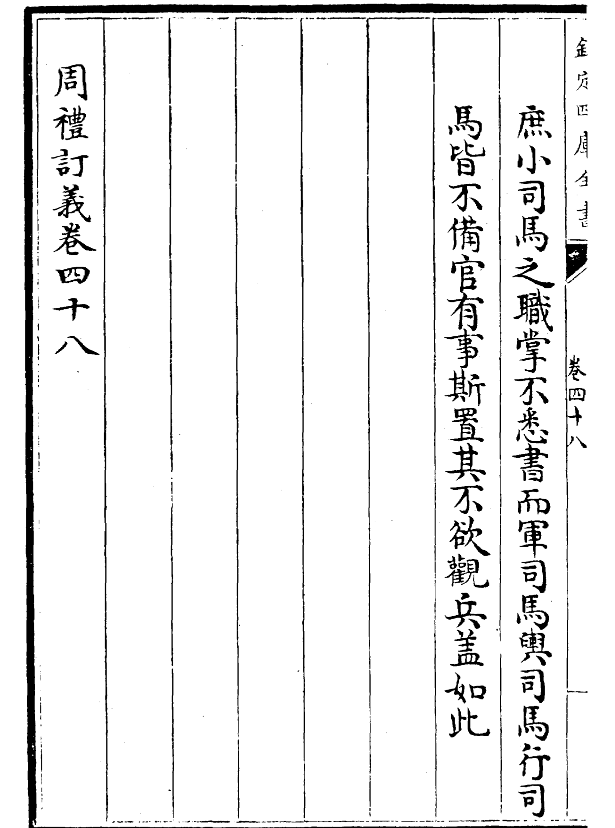
賈氏曰小祭祀以下皆蒙此小字對大司馬大祭祀

之等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

易氏曰已上官闕而列於司馬之後者以序官知之也義見序官○李嘉會曰若札爛文闕則中間數語併闕可也何乃獨留乃知用兵機要先王不敢輕泄於外以開天下後世智術之端至天下阨塞險要去處亦不輕以示人秦之圖籍亦然深防人心之流於禍而多變也今七書百將傳顯微闡奥流布天下其啟人之爭何時而已

愚案三代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儀禮吉凶軍賓嘉達于天下而軍禮獨藏于大司馬號司馬法若國有師田之事縣師始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



庶小司馬之職掌不悉書而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皆不備官有事斯置其不欲觀兵蓋如此

周禮訂義卷四十八